时代书局

中英双语



The pale horse

The pale

灰色马

著——[俄] 路卜洵
译——郑振铎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双 璧 文 丛





灰色马

著 ——[俄] 路卜洵
译 ——郑振铎

The pale hor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双璧文丛”编辑前言

自近代西风东渐以来，中华文明与世界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未停止，双方都从这种交流中获益匪浅。当今之世，寰宇为平，天涯咫尺，我们每一个爱书之人在沧海桑田之变中，最感欣慰的小小幸福就是可以读到更多更好的书，原本“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如今更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些远方的“朋友”，必得先有人接引进门，方能一睹庐山真面目。这些接引之人，有的自名为“窃火者”，有的信奉“信达雅”，有的主张“重神似不重形似”，我们通常称他们为“译者”。“译者”和“作者”一样是读者的益友、忠友、信友、诤友。

“双璧文丛”是安徽出版集团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策划组织出版的系列双语丛书。“双璧文丛”希望作者与译者并重，为读者同时提供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精神产品。本丛书的收录范围不局限于英语世界，而是希望尽可能地营造多语种、多文化的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不仅有日语、法语、俄语等广泛通用的语言，也有世界语、梵语这样高度专业化的语言。这种情况对编辑出版的要求极高，与其脱离编辑

现实能力和读者普遍需求，片面追求“原汁原味的原文”，不如退而求其次，采用稳妥可靠的英译本和中文译本一同推出。这样做有以下几种好处。

首先，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其他语种的重要作品，特别是已在文学、文化史上成为经典的著作，往往有较为可靠的英文译本。其次，不少其他语种的翻译作品，也是经由英译本转译而来。第三，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外语也是英语。读者通过阅读中英双语作品，可以在欣赏方面减少障碍，同时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双璧文丛”中的作品翻译时间跨度较大，有不少翻译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在译名、语法、用词、用字等方面带有当时的特征。这些作品并非落后于时代的古董和化石，而是埋没在历史尘埃中著译相得的一时之选。我们在不影响阅读的前提下，尽量保留了当时初版本的原貌，相信读者能够从不同风格、不同趣味、不同语言习惯的作品中，体会到不同的阅读乐趣，结识更多的新朋友。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丛书肯定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希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提出您宝贵的意见，以备我们及时修正。

“双璧文丛”编辑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 …… 瞿秋白 1

序 …… 沈雁冰 15

译者引言 …… 郑振铎 20

上　卷 …… 1

中　卷 …… 63

下　卷 …… 95

PART I …… 131

PART II …… 193

PART III …… 225

序

瞿秋白

一

那伟大的“俄罗斯精神”，那诚挚的“俄罗斯心灵”，结晶演绎而成俄国的文学——他光华熠熠，照耀近代的世界文坛。这是俄国社会生活之急遽的瀑流里所激发飞溅出来的浪花，所映射反照出来的异彩。文学是民族精神及其社会生活之映影；而那所谓“艺术的真实”却正是俄国文学的特长，正足以尽此文学所当负的重任。文学家的心灵，若是真能融洽于社会生活或其所处环境，若是真能陶铸锻炼此生活里的“美”而真实地、诚意地、无所偏袒地尽量描画出来——他必能代表“时代精神”，客观地就已经尽他警省或促进社会的责任，因为他既能如此忠实，必定已经沉浸于当代的“社会情绪”（Настроение）——至少亦有一部分。社会情绪随那社会动象的变迁而流转，自然各成流派，自为阶段。每一派自成系统的“社会思想”（Идеология）必有一种普通的民众情绪为之先导，从此渐渐集中而成统系的理论；然此种情绪之发

扬激厉，本发于社会生活及经济动象的变化，所以能做社会思想的基础而推进实际运动；因此，社会生活顺此永永不息的瀑流而转变，则向日所谓有系统的“社会思想”，到一定时期，必且渐因不能适应而就澌灭，所剩的又不过是那普通的情绪而已。社会情绪的表现是文学，其流派的分化，亦就隐约与当代文学的派别相应；社会思想的形成是所谓“学说”——狭义的社会理想；此种理想若渗入主观，则“致其末流”虽或仍不失其为一派社会情绪的动因，然而只能代表那“过去”的悲哀了。俄国文学史向来不能与革命思想史分开，正因为他不论是颓废是进取，无不与实际社会生活的某部分相响应。俄国文学的伟大，俄国文学的“艺术的真实”亦正在此。

《灰色马》（“Конъ Блеаный”）的著者萨文夸夫路卜洵（Савинков-Ропшин）所处的时代，正是那放过万丈光焰的“民粹派”（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1] 渐起变态日就颓废的中衰期；他自己又正是民粹派的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实际运动者。社会革命党运动之唯一利器是“恐怖主义”（“La terreur”）暗杀劫掠等——最初期此种“恐怖主

[1] “民粹派”（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是俄国社会学说中的一学派，其义甚广，他并涉及文学的范围——与文学中之马克思派相似，此种文学中的分派当然与社会主义之中的方面不同，民粹派思想的代表最显著的可推美海洛夫斯基（Михайловский）、赤尔纳塞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等。历时数十年，民粹派的思想，大有变迁，然总述其义可以说，民粹派主张：一、个性能创造历史英雄论；二、农村公社（密尔）为社会主义的基础，在俄国可以引用旧有制度，中虽实为原始自给经济，现世已不可能，而他们不顾；三、俄国可以不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立达社会主义；四、知识阶级为社会运动的原动力，而群众不过附和其高尚理想而已。民粹派处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待，而实亦受其影响不少。俄文 Народ 之意为平民，平民精神在于密尔为俄国所特有，故译为“民粹派”。

义”当然有政治上的意义，然而实行恐怖主义的党，其所取的手段不能不影响到自己的组织；此等影响能渐渐造成党员的新环境，因而及于其个人的人生观。此种时代此种环境，怎能不造成文学作品里的特殊“派调”（Тип）——如书中之佐治式的英雄呢？

我们且读这部《灰色马》吧。

二

佐治式的英雄自有他佐治式的环境；俄国旧民粹派的派调，是那唯心的唯觉的宗教的俄国旧社会之产儿——他们反抗实际，反抗那黑暗沉溺的生活，固然他们承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ы）之后，在理论上往往愈反抗而对于社会进化的观念愈沉溺于那旧俄中世纪式思想，然而他们始终还有非常之诚挚浑朴热烈的心灵，正是恬静克己的小农俄国之所应有。直到萨文夸夫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市侩气已经无孔不入，尚且还有保存这种“古代之遗风”。请听那佛尼埃（Ваня）——当按俄音译作“华涅”说！——“复活祭终于到了。这是很好的……耶稣起来了；真的，佐治。”

佐治却当头给他一盆冰水，回答他个“那有什么好呢！”不但如此，佐治对于他所“爱”（？）的依梨娜，又何尝能答复她半句！她的问题却是很真挚的，却是充满了“生活”的。

“……但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可爱么？春天到了。鸟儿们都在歌唱。但是你想什么？你为什么目的而活着？为什么，最亲爱的？”

佐治的生活早已流尽，佐治早已是“活死人”，他何尝有热烈诚挚的深情，他何尝信仰自己？他当然不能答复依梨娜的问话。当然！在他心目中，他所做的“事”不过是消闲解闷，他所用的人不过是他的

机械，他所爱的人不过是他的“对象”。哪里有民众的幸福、文化的使命！民粹派的精神其实已经毫无余剩。他的同伴佛尼埃真是他的“知”己，能洞见他的心肺：

“他对我（佐治）说道：‘我们失了费杜尔，真是可悲。’

——‘实在是可悲。’

他悲惨地微笑，说道：

——‘你所失的不是费杜尔。’

——‘你这话什么意思，佛尼埃？’

——‘你是不是悲伤你失了一同事的人？是不是？’

——‘自然是的。’

——‘你自己已经知道了，他是一个同事的，一个有才干有胆量的同事，而现在他已经不在了。你对你自己说：我们没有他，这事怎么进行呢？’

——‘正是如此。’

——‘那末你要懂得……你对于费杜尔本人已经忘记了。你没有失掉他。’”

佛尼埃临死的时候，从狱中传递给佐治一封信——用香烟纸写的，还说：“不爱的人，不知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可是佐治的心上，还是盘旋着一个念头：“谁知道佛尼埃是对的呢？”他本来只会呼吸秋花消散的香气，吻他那灰白的花瓣——最得意的所在，只是“这事成功了”。哪里看得见丝毫“热气”！

诚然不错，那“成功的”事是社会革命党政治运动的成功——是总督被佛尼埃刺死，然而佐治的指挥这事，是否真正为着社会革命党呢？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安得留彼得洛威慈）对佐治说：

“但是似乎太慢些……你们现在就可以攻击了。……最方便的

时候……”

中央委员说话时，只看这纸上表示的许多“……”，就可见他怎样对于佐治栗栗危惧的可怜样子。汉译已经走了神味，若把俄文原本念，尤其可以明显这种口吻。而佐治却说：“委员会如此议决，我是十分欢喜的……但是我不以为我们的进行应该比我现在所做的还要激烈。……你们自己去试一试看。”中央委员立刻陪笑脸。——因为佐治是英雄，其他都是庸众。佐治可以对中央委员会说：“你们……你们想要把我免职么？……委员会要怎么议决都可以。但是我一方面……”中央委员会如何还能问他的行止？

佐治是冷酷深沉的秘密暗杀党的领袖；他不能顾及什么理想及大局。他不问政治主张，不问原则，因此只是一个专断的严酷的“大师父”；他虽在政党，何尝知道有什么中央委员会，何尝知道有什么同志结合。他很得意地在日记上写道：

“亨里契对我说道：‘什么事都完了，佐治。’

我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来。

——‘闭口……’

他惊骇了，退身缩去。

——‘佐治。你怎么了？’

——‘不要这样无意识！什么事也没有完，你说这种话应该自羞。’”

依梨娜说得好：——佐治的全生命都集中在死上。他是铁做的；太阳照不到他……她要他“接吻吧，不要思想了”，而他——没有勇气享受生活，中心念念郁抑——怎能不想。想的结果，便是杀依梨娜的丈夫。

又为什么不可以杀？

无目的、无原则、无生趣、无理想的“厉鬼”既可以无所为而杀人，何独不可以“为自己”而杀人。他是：“不愿意做一个奴隶，就是自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奴隶也不愿意做。所有的生活都在冲突之中。没有这个，他便不能生活。但是他的冲突有什么目的呢？他亦不知道。他的意志就是如此。他饮他的酒，并不渗淡他。”

他是“最后的虚无主义者（Нигилист）”——就是民粹派末流一种颓废强厉的，并且虚伪欺罔的派调，然而他又何能自已呢？

三

不能！佐治式的英雄实在也不能自已。此中自有社会时代的潮流。

我请先说那恐怖主义的政治意义。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还是方脱农奴制度的小农经济的国家。农民的小资产经济一方面不能骤冀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一方面又留恋着中世纪式的自给均产制度。此外再加以政治上的压迫，农民虽说解放而实在更受压迫，城市知识阶级及贵族青年又无从得有精神上的舒展，于是社会思想里发现所谓“俄国的”社会主义。土地与自由社（Земля и Воля）的结合，革命思想的宣传，都导源于此。后来“往民间去”（Хождение в народ），“宣传”“暴动”都失败，土地与自由社就分成两派：一、黑分派（Черный Передед）——主张继续“宣传”社会主义，仅仅做经济运动！二、民意派（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主张实行暗杀，以为纯粹的政治运动。黑分派渐起分化，而其中分子抛弃那俄国式的所谓“民粹派”的糊涂社会主义——平民自动手分地（故称黑分）等类学说——而入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成就极广义的社会理想，在政治上随后就组织成社会民主工党（1898 年）。民意派中经不少波折，伏流虽时起，而始终消灭，直到二十世纪初方组织成社会革命党。

社会革命党承民粹派之后，虽已承认政治运动的必要，却只见个

人的英雄式的奋斗，而不见群众；虽以为农民应当革命，而实不能与农民群众接近。所以他能在当时得着光荣的声誉也仅仅因为他们的暗杀主义——他们本来自命为民意派的继起人。

然而暗杀运动在此小资产阶级式的政党手里，也呈一种奇特形式。当初的民意派力求破毁俄皇的政府组织，紊乱治者阶级；他们始终还有些信巴枯宁主义——始终还以为平民群众将不由自主地奋起解放自己，成一种创造力量，而后能造就那所谓“公共劳作社”式的社会主义。这“也许是很稚气的，然而始终很伟大的。——马克思都有时为此种奋斗精神所兴发，每每以为他们或者有所成功；不过马克思所预料的俄国文化发展，当然不与民粹派相同”。（鲁纳察尔斯基之《过去的人》）

至于社会革命党成立时，俄国的经济发展其实已经大非昔比，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都已经形成。所以社会革命党的恐怖主义，却往往只能做立宪民主派恐吓政府的口实而已。最著名的社会革命党员葛尔书尼（Гершуни），号称“革命之虎”——的确是一个伟人，而且办理暗杀机关非常之能干的——他在受审时的答辩辞中说：“政府不让平民能以和平方法争民权。”于此可见暗杀在实际上的政治意义——所谓“立宪民主派对政府说，‘对我们让步吧，不然社会革命党要开枪了。’”政府若真让了步，社会革命党也就不放枪了。所以不论她，革命祖母白莱史夸·白莱史夸夫斯嘉（ЪрешкоЪрешковская），说什么“恐怖主义是平民对于专制魔王的审判”，什么“克己牺牲的暗杀运动足以增进社会革命党同志的道德”，都不足以证实暗杀运动确是为真正平民服务，亦就不足以掩藏此种恐怖主义的真性质——以手枪炸弹恐吓政府，迫令行施较自由的政策而已。社会革命党在帝国议会（Дума）里的议员尔寿兴（Ржехин）于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二日公然发言说，“我敢断言，若是我们得有政治自由，国家生活得依据法律，实

行普通选举，得由平民管理国家，那时，当然谈都不必谈什么暗杀运动。”由此可见，暗杀运动并非社会主义的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过是极端的自由派（Либералъный）反对君主政体而已。

难怪朴练哈诺夫（Плеханов）要说，社会革命党的“革命”无论如何连不上社会主义，他们的“社会主义”也无论如何连不上“革命”。总之，概括而论，社会革命党的暗杀运动，纯由政治意义上立言，尚且不通如此。

四

暗杀是什么事情？个人的冒险的阴谋的残忍的行动。他能不能于群众的平民的政党只有好影响而没有恶影响？当然不能。

社会革命党的确曾经是伟大而且富有人才的革命党。然而暗杀主义毁坏了他，何等的可惜！固然，小资产阶级政党，因为他的本性是骑墙的，他的阶级地位是可左可右的，政治道德上本来就处处可遇危险。而在俄国当初环境之下，此种政党无路可走，他不得不分一部分精力作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暗杀运动，竟使他自己的崩坏来得更快。我们不妨借路卜洵的书而叙一叙俄国暗杀运动中的几件轶事，一则证实暗杀的性质，二则谈一谈著者的遭遇。

暗杀运动要极秘密的，要有适当的敏捷的人才——专任技术上的事，来不及问政治理论。这不能于奋发的勇往直前的群众运动中去求。——譬如葛尔书尼，他既急功近利伪造群众运动，就不得不赶制人才，以便双方并进。他只得利用意志薄弱的知识愚钝的稚年小子如“葛黎郭联夫（Григоръев）及尤尔夸夫斯嘉（Юрковская）”，简直施以暗示，激以虚荣，使成其机械。于是专选能干人才——当然，适用的材料很难寻到；然而他竟寻着了亚柴夫（Евно-Азеф）！亚柴夫

同时入秘密警察局及社会革命党两机关，他双方地哄骗。他居然能破坏不少计划，报告过不少次消息与警察；同时，他又故意帮助暗杀彼利夫（Плеве）的谋划到底，甚至于帮着设法刺尼古拉第二——以此取信。等到发觉他的奸状，人已经被他害死不少，而葛尔书尼还是相信他，他在会议中竭力替他辩护。后来中央委员会要告发人蒲尔切夫（Бурцев）和亚柴夫对证，同时，却公然宣言“若是蒲尔切夫不能证明亚柴夫的罪状，中央委员会要反坐他以死刑”。明明白白的事实，偏要信几个办暗杀的人的庇护。此种残酷猜忌的空气里，幸而蒲尔切夫侥幸得着机会设法与警察局长洛甫兴（Лопухин）同坐一火车舱里，强迫他自承与亚柴夫的关系，那才救了蒲尔切夫，救了社会革命党（洛甫兴因泄漏消息而远戍苦役，蒲尔切夫事后要逃出警察势力范围并急急做死亚柴夫，已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对此反轻易视之。

社会革命党，直到后来才明白过来，委员会曾有一决议案说：“党内的组织，本来对于办理暗杀事务的人在本党成立之时就付与过分的权力。一则组织了一特立的全党之上的军事机关，他的要求往往可以以党中其他机关做牺牲；二则对于能做此等军事的党员，过分地看重——因此，亚柴夫得以偷天换日地做奸细。”

萨文夸夫自己在党中的地位也是如此。他是亚柴夫最亲近的助手，然而竟没有看出亚柴夫的奸谋。鲁纳察尔斯基与萨文夸夫是相识的。他说，萨文夸夫的为人，确是非常之有才干，而且勇敢自负，好冒险的人，真是神经质颓废派的知识阶级的代表。他那自信过度以惨剧自喜的神气，一看就知道他是喜欢故意做些奇特的事骇人耳目的。诚然不错！萨文夸夫以为“事业”比一切所谓原则都高，所以他后来竟认此种“事业”是可以“无原则”的。真是中国话说，“男儿不能流芳百世，

也当遗臭万年。”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不但社会革命党里的人，就是社会民主党里也有些人，总还称许他是“能干人”呢。

五

萨文夸夫的“遭遇”还不止此。社会革命党的领袖，负政治责任的中央委员会，往往不负责任的。以前有一与中央委员会很接近的党员鞑靼洛夫（Татаров）——最后固然也激而反动——然而他最先也是告发亚柴夫的，中央委员会以为他诬告，就叫萨文夸夫去杀他。萨文夸夫居然在鞑靼洛夫的年老的亲属之前，生生把他刺死。在那时，中央委员会以为鞑靼洛夫是两罪俱发（诬告与反动），然而外间知道的很少。因此，当时革命界的舆论里大家以为萨文夸夫杀死自己的亲同学——鞑靼洛夫是不应当的。萨文夸夫于是坚请中央委员会发表相当的宣言，而中央委员会竟不肯。

此种环境——互相推诿互相欺罔，积久已成自然；社会革命党员，尤其是像萨文夸夫一类的人的人生观，不期然而然，弄得冷酷无情，只知道各谋自利以提高位置于党里。他在《回忆录》上写道：“警察局长腊慈夸夫斯基（Рачковский）请路登倍尔同志（Рутенберг）做卖党的奸细——是以夹朋（Гапон）做牵线人的，路登倍尔得此消息，报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就教他答应夹朋。路登倍尔却大愕——他明知这事长久下去，同志之中渐渐地要把他当做真的奸细的。”萨文夸夫接着批评道：“路登倍尔以为他若答应夹朋，明明是说谎。他不知道，暗杀运动不但完全靠牺牲，而且也完全靠欺罔——这是不能免的，必然的。”既如此，久而久之萨文夸夫自己也渐渐连究竟什么是真什么是妄都忘了——一些儿分寸都可以没有的了。就是我们读他的《灰色马》，心灵上也的确可以受着这种教训。

《灰色马》出版之后，萨文夸夫已经真正与实际运动脱离关系，却又在赤尔诺夫（Чернов）——社会革命党现时的首领所办的杂志上登了第二部小说《莫须有的事》（“То，чего не было”），这两部小说，文艺上的天才是的确有的，是“个中人语”，是他自己的供状，他自己的忏悔。然而社会革命党那时始终还保存民粹派一些真精神，未必见得个个都是萨文夸夫。萨文夸夫把个个同志描写成“鬼脸”。当时党的声誉上大受影响：“呵，原来你们社会革命党杀人是闹得好玩的，并不是为什么政治理想的！”萨文夸夫这种行为，一意孤行，却是政治道德所不许的。——其实读者还是可以对亨里契、费杜尔、爱尔娜表同情的，对于佛尼埃更不必说。——虽然如此，到第二部小说发表，传遍全欧，党里的重要人物大抱不平；于是许多党员署名向赤尔诺夫提出抗议：“与此杂志的编辑脱离关系。”署名的人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鼎鼎大名的社会革命党，如亚夫克新欠夫（Авксентьсв），腊克德尼夸夫（Ракитников），美诺尔（Минор）等。赤尔诺夫没有法子，就做了一篇文章批评《灰色马》：

> 大家对于那佐治都是崇拜敬畏，就只除出佛尼埃。……佐治每次遇见别人或与人冲突，尤其是与同党的人，必定是佐治奏凯的。……只有佐治是伟人，骑着灰色马南征北剿，得意非常。其余同党的人，何以刚刚凑巧挑着一班没出息的东西。不知道著者何必一定要画得个个党人都成鬼脸？

赤尔诺夫其实始终还是庇护他。直到后来（约在战后）萨文夸夫决然地背叛社会革命党，才把他除名。

不是！“萨文夸夫不是一个真实的反抗者。”——译者郑君振铎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